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率十

後漢月支國沙門支婁迦讖譯

舍利弗前長跪白佛願欲有所問惟佛肯者  
 乃敢問佛言善哉善哉舍利弗當問如若從  
 文殊尸利但問怛薩阿竭署因緣法名未悉  
 得其事今為汝說之諦聽諦聽舍利弗言受  
 教及摩訶目捷連摩訶迦葉摩訶迦旃延摩  
 訶拘絺那耨文陀弗須菩提阿難律朱利敢  
 摩訶敢柰吒和羅阿難一一尊羅漢悉在會  
 中皆起為佛作禮白佛願樂欲聞令菩薩悉  
 當因緣摩訶僧那僧涅若男子若女人聞者  
 皆當求之諸聲聞者皆當因其法以求僧  
 那僧涅者欲令一切其當脫者悉得羅漢諸  
 一一尊比丘以華散佛上供養怛薩阿竭署  
 諸欲天子悉以天華飛行供養以天妓樂以

樂之所以者何從本所不聞其字何況今當具足聞之釋提桓因以天上拘耆華樹而化滿其祇洹佛語舍利弗怛薩阿竭署者有四事何謂四事一者發意二者阿惟越致三者菩薩坐於樹下四者具足佛法是為四舍利弗問何因緣發意菩薩有一署所謂發意所作為一切十方作功德所以者何欲令皆得僧那僧涅故名曰一署阿惟越致署者一切有所作為無所希望求是地安隱地無所想地堅固地是為佛法基界故曰為二署坐於樹下者由不空起起者當成道故不離力無所畏是為三署怛薩阿竭署者如所署審如所署署不可數特尊之署已住怛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陀已法教是為四署佛語舍利弗菩薩復有二署何謂二為聲聞轉法輪

為阿惟越致轉法輪是為二署怛薩阿竭署名署已在中者已法有教色法佛法痛癢思想生死識法佛法其法者舍利弗不可議譬如愚人所作言是法可得是法不可得佛語舍利弗不可得者不教捨本空者諸法教名曰怛薩阿竭署舍利弗言何所是怛薩阿竭署佛言不可勝數是為署佛問舍利弗何所慧是署舍利弗言怛薩阿竭不以法取法者不可得故是曰為慧署是菩薩所當學學者當學怛薩阿竭署不念以過去世俗法以應道法不說俗事之惡不言道事可好如是學者為學怛薩阿竭署不以識學是非是不作是學為怛薩阿竭署不分別大大者謂眼色識不分別眼分別一切有念是為不學怛薩阿竭署是人可度是人不可度作是學為

不學怛薩阿竭署怛薩阿竭署者則一切人之著作是學者為學怛薩阿竭署學怛薩阿竭署無央數署一切法無所斷絕是為學怛薩阿竭署佛語舍利弗不念諸法當有所生於怛薩阿竭署無所想是為學怛薩阿竭署

不念是所有無所有佛語舍利弗其欲學怛薩阿竭署者不想怛薩阿竭為學怛薩阿竭署諸法無所求是為署是則怛薩阿竭署佛語舍利弗色法佛法痛癢思想生死識法怛薩阿竭法諸法無所著隨署教一切諸法不著已不念有無是則隨教已不著有無則隨無根之教如是學為學怛薩阿竭署用者亦無過去當來今現在如是署者見一切亦不見一切舍利弗白佛言何謂為見無所覆無所覆蔽悉見是為怛薩阿竭署何謂為不見

一切所謂不見其門無所入是故不見是為怛薩阿竭署亦不於署與空合并亦不思想亦不願亦不可見亦不可得如寂者則其署清淨署無能得長短署亦無有助署者不可得助署者亦無有異是為署無所從生署是謂怛薩阿竭署不亦不足計亦不踝計亦不膝計亦不臚計亦不腹計亦不臂計亦不手計亦不頤計亦不頭計亦不內計亦不外計亦無中間計亦無不極計亦不無極計亦不上下四維東西南北計亦不人計亦不須陀洹計亦不羅漢計亦不辟支佛計亦不怛薩阿竭計亦不有餘無餘計亦不脫有脫計亦不計法所在不可計署無有字署是則怛薩阿竭署佛語舍利弗今會者比丘多有不聞是者未聞計言有是無有是如我身諸法悉

爾作是語者便隨其語作行不可計而爲作計爲法處者因是有取與便有命持思想壽欲壽壽欲得壽欲壽壽已欲壽壽壽佛語舍利弗署亦不從法亦不從非法亦不從有亦不從無當作是從不可說怛薩阿竭從亦不從怛薩阿竭者亦不壞敗亦不想覺是爲怛薩阿竭覺不可聞是故審聞如是說則怛薩阿竭說諸所說審說如空說審佛語舍利弗無所從來是爲怛薩阿竭來無有處是爲怛薩阿竭處無所依是爲怛薩阿竭依無所<sup>事十</sup>屈無所申如怛薩阿竭不可得諸法亦不可得心無所生無所安住諸所作功德無所求如所教無所行是爲行是種無所生是功德亦無根亦無實僧那者無所縛無有脫無所作是爲精進無所觀亦不作是視所見者不

作二心智無所得其智無所爲亦無所起不以證而作求作是求作是念無有名其語政者謂不可得其哀若道其得等者無人不念人其護者不作是乍念乍不念佛語舍利弗無慧是則慧十二因緣無所生其合者無有合不可得道可得無所念是比丘念無所持而持鉢被服無所剃是爲剃頭無所受戒而持戒而無如是比丘好道所好是比丘所好用意定者無有異意其已定者無有身心念不念慧者是比丘數其說已足者以不足若比丘足者謂爲少不可計法而言可知已無有知已不從是法者如所教無有界是故佛界無有法是故怛薩阿竭法無作法法無所作故曰無有法諸法所入悉當盡是爲怛薩阿竭署無所入已應怛薩阿竭署佛語舍

利弗若有欲學怛薩阿竭者其有勇猛如師子者若男子若女人當作清淨戒無有異意心清淨清淨慧之所作無所念之所作其飲食取足而已若乞乞諸所思想已清淨無有異心不於一切人而有想不於諸法有所希望亦不念下中上之事所作常等比丘作是學者已為學佛語舍利弗其無所求學者為學怛薩阿竭者摩訶迦葉白佛比丘以一事學僧那僧涅已為學怛薩阿竭者何謂一事諸法無所著是為學怛薩阿竭者須菩提白佛比丘以二事學何謂二事於諸法無所希望為以等心一切人不念以等一切是為二比丘學怛薩阿竭者摩訶目捷連白佛比丘以二事學何謂三事但學要法不學飾亦不念我以近亦不念我以遠是為三事文陀

弗白佛言比丘以四事學何謂四事不念有所從得亦不念何所當得一切如等淨所持若空是為四事如是學為學怛薩阿竭者摩訶迦旃延白佛比丘以五事學何謂五事無所貪惜欲以法祠祀為一切有慈不念一切有慈不念一切於諸法無作無所求是為五事為學怛薩阿竭者柰吒和羅白佛比丘以六事學何謂六不發一意亦不求空亦不學本際所以者何不因緣二事已向佛所說不起念思惟何所是佛證是為六事比丘學怛薩阿竭者佛言一切法一切人悉以怛薩阿竭者見亦不異見亦復不見自然亦不見法作是學為學怛薩阿竭者柰吒和羅復聽比丘所學無極者是乃應怛薩阿竭者如所樂不見其樂如是行者比丘為學怛薩阿竭者

學怛薩阿竭署者以爲學佛法不可議法用一切故柰吒和羅白佛若比丘學怛薩阿竭署者云何而自持佛言比丘意不念有一切人不念有一切法亦不安亦不危是爲比丘而自持柰吒和羅白佛言今怛薩阿竭爲誰說怛薩阿竭署佛言其欲學如署者爲是說何所是學者佛言用摩訶僧那僧涅故說亦不念是彼中間一切無有求是爲怛薩阿竭署其有想行者是故非署如是者爲自貢高而賤他人其慳貪嫉妬不應是署其有諛諂不慙愧者妄語者皆不應是署其有不愛樂衆者其欲獨有者若樂惡者不喜人安隱者其有所念呼爲有其有二心者謂好惡無有異作思想者離深法者念不中事者求利害者若求乞瓦鉢震越床卧具病瘦醫藥若欲

求飲食離於迦羅蜜親附於惡師於本佛所無功德者常有怖懼於本際欲於世事轉相刻識所作但求名字而無至者愛樂於五所欲有所作希望得者所以如是者不能在山間空閑寂靜有慈心之意離於哀心常在魔事離信佛戒者所作悉不隨其法教常喜亂心不安隱心其心狂亂其心多端用是故離於好心離於微妙之心離於盡心但念佛色身但念欲見法但欲見比丘僧離五陰功德離四大功德離六衰功德離十二因緣功德離念一切人之功德其有是心者悉不應怛薩阿竭署其有不諛諂常質朴念諸深法佛語柰吒和羅其有心如是者已應怛薩阿竭署其有歎歌佛者已有念一切佛故欲學怛薩阿竭事故其有學者不學者怛薩阿竭悉

知觀視佛意者若在城郭丘聚縣邑有所見  
怛薩阿竭署悉見之佛語柰吒和羅若能知  
怛薩阿竭署不柰吒和羅言當從佛聞當從  
佛聽何能身自知之惟佛說之願樂欲聞以  
比丘當持佛言善哉善哉如柰吒和羅所說  
佛言其餘凡意者不能知怛薩阿竭署而不  
作怛薩阿竭道地者而不能知怛薩阿竭署  
不可盡極數是故名曰署不可觀視不可觀  
視是故名怛薩阿竭署其欲知怛薩阿竭署  
者以不愛惜身壽命一切等心於一切人一  
切諸虛飾之事不在其中其有二心者不與  
共同其欲學怛薩阿竭署者當作是學柰吒  
和羅白佛於是會中乃有學怛薩阿竭署者  
不曰有文殊師利菩薩耶佛復語柰吒和羅  
譬如人到大海名珍寶摩尼處其價不可計

數其人於珍寶中住而不知摩尼珠價若有  
一人謂其住寶中者今在是中寧知摩尼處  
不其人反言不曉所以者何其人不知摩尼  
珠故今柰吒和羅在名寶中而不知寶處所  
以者何在衆摩訶衍中而不知復有比丘名  
闍焰闍焰白佛若無學僧那者我欲等心以  
光明眼於一切復有比丘名三陂提師利白  
佛我欲學怛薩阿竭署所以者何一切諸法  
我無所求復有比丘名三摩師利我欲學怛  
薩阿竭署我不欲於諸法有二心所以者何  
了無所見故作是學乃可為學怛薩阿竭署  
佛言而所學署當作是學復有比丘名曰染  
師利白佛我不以一切人為他人亦不於人  
有所思想欲度人亦不見當所度者亦不見  
法當以何法教欲作是學怛薩阿竭署佛言

如所學署當學復有比丘名曰勃白佛我以  
忍於一切亦無有貢高所以者何他人自貢  
高我不以身自貢高我不以所有想有若有  
以內自貢高我不以內自貢高所以者何用  
念一切人故念一切欲令安隱我亦不以惡  
住以法明故住念一切悉欲令明不欲令有  
冥我作是學怛薩阿竭署佛言當學而所學  
復有奢夷種名曰多和光白佛言我欲教一  
切人過於生死亦不得生死而可度者欲作  
是學怛薩阿竭署佛言當學署如所學復有  
比丘名曰惟闍耆橋沙白佛我欲如佛在佛  
樹下亦不見佛樹亦不得欲作是學怛薩阿  
竭署如所學復有比丘名坻羅末白佛我不  
學諸法我亦不學欲所法是所有法悉不學  
諸法法而不學佛言如所言怛薩阿竭署用

一切故欲學應時於座中有萬比丘尼三千  
人皆起白佛吾等欲學怛薩阿竭署用一切  
故欲具足學復有七千優婆塞優婆夷五千  
人皆從座起言吾等當具學爾時復有八萬  
天子悉言當具足學教告一切復有比丘名  
私呵難白佛諸法無所得諸法不可得當云  
何學怛薩阿竭署佛言如若所學署當學復  
有比丘名利三匄白佛我不轉於一切法當  
云何學怛薩阿竭署佛言如所學署當學復  
有比丘名摩呵陂那陀惟嚙王者種白佛亦  
不無我亦不有我亦不智亦不無智亦無所  
破壞亦無有證是意無有異諸所因緣無所  
因作是爲學怛薩阿竭署佛言如所學署當  
學復有比丘奢夷種名曰非陀徧白佛一切  
諸法不見際無有際者謂若有若無有亦無



際亦無無有亦無字其如是者乃可忽佛言不可若無際無際已無願無願者是故菩薩佛言善哉善哉如仁之所說無願不可議不可知不可思想不可住無所畏無有字平等無所學無所持無所壞無所造無所作具知一切無所得無有色菩薩亦無名色亦自是非是學非有亦不可得無所罣礙佛言如所學署當學爾時有五百婆羅門出舍衛國因道徑到佛所前為佛作禮而却住白佛言如所說願樂欲聞令常安隱佛問諸婆羅門用誰故欲聽聞諸婆羅門言無有人是故人用是故佛言有怛薩阿竭署從本諸佛所說今我所語是有婆羅門名羞桓師利白佛在於母腹中已聞怛薩阿竭署復有婆羅門名三摩震提白佛言適向母胞胎已聞怛薩阿竭

署復有婆羅門名雪真提白佛言適生便聞怛薩阿竭署四面而明見怛薩阿竭飛在上住以手著我頭便言若當號為不可見頂佛復有婆羅門名頗真提白佛生以來不久便聞怛薩阿竭署於空中見佛來而言若當聞學怛薩阿竭署復有婆羅門名曰那羅沙目竭白佛今夜半見四面四佛來到我所便以頭面作禮諸佛言有不可議怛薩阿竭署於祇洹釋迦文佛所聽受是我本之瑞應復有婆羅門名阿真提羅蕪耶白佛今夜半見佛長高二十里三十二相諸種好謂我當學怛薩阿竭署聞之忽然而不復見我本之瑞應復有婆羅門名三波奢白佛我生墮地時有人而來舉舍而明謂我毋勿以乳子令是子當以怛薩阿竭署而為飲食母聞之大歡喜

是我本之瑞應復有婆羅門名倪三甌白佛言我本學婆羅門事時於空中見佛有三十二相諸種好便舉言若當學若當事聞之則以頭面著地問何所是學何所是事其佛言有怛薩阿竭署是若學是若事如學是者諸法悉可知是則爲度是則怛薩阿竭事是故浴浴者謂去垢不可議浴是菩薩浴所謂諸法悉在前脫不脫者欲於衆婆羅門中而尊當學是署我聞其言踊躍歡喜以頭腦受其教問佛何以故前有是瑞佛言是怛薩阿竭署之瑞應復有婆羅門名摩訶迦婁那白佛我行洗浴還作大火欲祠之於上見佛身有三十二相諸種好其佛言如若祠火之法不當爾所以者何起而復滅故我即時復問不作是滅當何以滅之其佛言不念人不念我

不念壽命不念有無有亦不念合亦不念中分亦不念思想是火而無滅者亦自滅其火可令自然而不用薪我諦聞之即叉手問佛當云何作火而不用薪其佛言有不可議怛薩阿竭署若當學學已便能作火而不用薪作是學者亦不念姪怒癡以故火即爲滅聞之即以頭腦受其教所見者是我本之瑞應佛言如若所說是怛薩阿竭之瑞應復有婆羅門名牟梨師利白佛我適提酪欲著火中欲令之熾盛便見怛薩阿竭身有三十二相諸種好即時其佛言用是火爲事有怛薩阿竭署何以不學應時問其佛當何所學往到祇桓釋迦文佛所是我本之瑞應復有婆羅門名曰分眇者橋泉白佛我到廬上取華欲持歸見怛薩阿竭身三十二相諸種好其佛

言取華不如若如取華取華有所壞敗我應時復問取華云何其佛言莫以手取莫動搖其枝而可得取當學怛薩阿竭署自如有慧手為若取其華慧手者可得不可議華一切人皆是華可以教化得泥洹是之瑞應佛言當學怛薩阿竭署如若所學復有婆羅門名曰邠陀施白佛我到市於道中央失墮錢散在地以聚欲取訖以仰頭上視怛薩阿竭身有三十二相諸種好問我作何等我言捨已所失錢其佛言是不為難若當捨五道生死一切人亦不那中作數亦不想是乃為難即問是學當所從聞當所從學其佛言有怛薩阿竭署當學當那所聞即時言有佛名釋迦文在祇洹當從是聞前世所作今世逮得是本瑞應復有婆羅門名曰分誥舟白佛到市

向歸欲買雜香買以還歸未到舍見怛薩阿竭其心即時踊躍佛問手中持何等即謂持雜香佛言是香不足言有香名為不可議香其香聞上下四維東西南北方當求是香應時復問是香者是根是本是莖是枝是葉是華是實實之所香佛言是香者亦無根亦無本無莖無枝無葉無華無實實而香當求是香即問當於何所求即言於祇洹釋迦文佛所當聞怛薩阿竭署是我所聞之瑞應佛言如所聞復有婆羅門名曰阿耨迦惟延白佛我所至城外坐於樹下其心安定譬若如禪視四面如普大明見無央數佛悉言不當坐禪如是應時即問其佛其佛言亦無所生無所滅是為應禪所以持所視故無所視者是為視無心心何以繫者何以故其心無有想

故當作是禪有法名怛薩阿竭署當往釋迦  
文佛所問當從是學其法是故本瑞應佛言  
當學如所學復有婆羅門名羅那懿多白佛  
適到市買金欲以稱之便見怛薩阿竭其光  
明甚明其佛言用是為稱有法名不可稱當  
如求之則時復問何所是不可稱者其佛言  
諸法不可以稱稱之譬如空不可稱一切諸  
法如是我言願樂欲聞何所是法而可學者  
其佛言有名曰怛薩阿竭署當學當聞是我  
本之瑞應之所問佛言當學如所聞是皆前  
世功德之所致故逮是應復有婆羅門名曰  
阿披阿遮义手白佛我夜已半出觀星宿有  
大明而見怛薩阿竭便以頭面作禮其佛言  
不當視星宿如若所觀應時即問其佛報言  
亦不可仰向佛復還問今若所視星宿名何

等我即應言不知其佛言是名悉盡如若所  
學當學諸法所入悉知所見汝事即復問何  
所處可聞是法其佛言當於祇洹釋迦文佛  
所聞是語忽而不知處是故所聞怛薩阿竭  
署本之瑞應佛言當學如所聞復有婆羅門  
名曰術闍師利白佛適以種農種十便見怛薩  
阿竭在前住不可數千比丘僧俱其佛言不  
當如若已種農種應時則問當云何種其佛  
言亦不取亦不收當作種亦不生亦不枯則  
時復問佛當何所處而學是法其佛言有怛  
薩阿竭署當學當聞聞已若之種亦不取  
一切之法亦無所收亦無所造亦不思想知  
是者其法無所生無所造故無所生已無所  
生故無所枯滅無有種而不生亦不滅即問  
佛是何等瑞應佛言是怛薩阿竭署之瑞應

其當於佛樹下坐者是之瑞應復有婆羅門  
名曰阿耨真阿耨真白佛出舍於里門見死  
人便念死人乃是應時獨語便見佛佛言  
不當如若所念所以者何見惡色便有思想  
諸法不可得而無所得當作是念其得道者  
所作不以想亦不用得故便有餘念亦無二  
心之所念無所想是故無有想是道所作念  
無可所得是乃為得以知二心者是故無所  
求是道之所作無所見是道所見後法欲盡  
時以思想教人若於塚間見枯白骨坐念便  
得脫若念五色從是辛十中校計而求脫校計出  
息入息欲求脫知欲法盡便有作是應時復  
問佛當云何學便離是事其佛言當學道如  
是法當學怛薩阿竭暑如怛薩阿竭事有法  
名怛薩阿竭暑當聞當學當從釋迦文佛聞

是忽然不見所以見是佛言是怛薩阿竭暑  
之瑞當在道地故復有婆羅門名阿惟示真  
白佛我到曠野見衆多死人中有為畜獸所  
食噉者中有臭者中有壞敗者有青色者有  
赤色者有醜黢者便自念欲於坐校計收念  
是便見東方佛來有三十二相便遙向而為  
作禮其佛言雖觀是物以為想即時問其佛  
我當學何法而教一切令脫生死其佛言有  
法名怛薩阿竭暑當聞當學學是者為一切  
諸道作功德從釋迦文佛具足問之是何本  
瑞應佛言是怛薩阿竭暑之瑞應作是學者  
為學在佛樹下坐復有婆羅門名曰波梨漫  
多白佛我夜出實無所可見便然五舍以為  
燭火所以者何避溝坑深井便自念當學何  
法而為一切作明令其無冥適有是念便見

佛在虛空中住言善哉善哉是上人之所作  
非凡人之所爲諸怒恨貪饕諛諂虛飾已無  
是者能念是事非餘所及以等心念一切亦  
不念數數所念如佛在樹下不念聖文其佛  
言有法名怛薩阿竭署當聞學具足若意復  
問佛當從所聞其佛言當從釋迦文佛所聞  
其所當聞者悉在彼聞若丘聚縣邑城郭郡  
國悉於是法中而見聞是言已恍惚不知其  
處是何瑞應佛言用若當聞怛薩阿竭署故  
當學故是之瑞應其菩薩所當學悉在是法  
復問佛有幾署所當可學佛言如佛境界其  
署如其署者如佛境界等無異諸法皆從  
是署如勅心瑞應時復問我是法微妙深乃  
如是是不可見不可知復有婆羅門名曰悉  
達膝白佛我與數百千婆羅門俱如行祠祀

率十

十六

熟自念當何祠祀令一切皆得解脫令無勤  
苦適作是念便見怛薩阿竭光明及相諸種  
好便言善哉善哉乃作是念當作念如若所  
爲其佛言徃到舍衛國祇洹阿難邠祇阿藍  
釋迦文佛所當爲若廣說其祠祀意有法名  
怛薩阿竭署當聞當學是皆以過去諸佛之  
所說復問當何以祠祀佛言菩薩以飲食所  
有施與人作是祠祀而脫於三界有戒祠不  
自念有求故有忍辱祠不以心惡向一切有  
精進祠欲拔脫五道有三昧祠不作因緣有  
所希望有多所聞祠一切名身諸數身具足  
波羅蜜知有法施祠若行人欲以法化一切  
若有畜生欲聞法者不中捨而爲說經亦不  
以色說以法慈心教詔一切佛言有上人不  
惜其身趣欲令一切各得安隱不以憂心而

教人所以者何用更得好軀譬若摩尼珠洗之倍好其王者子莫不愛喜所以愛喜者何無瑕穢故其法師譬如雖有生死所更倍好所以者何身亦無惡亦無謗者所以者何常歌歎佛故雖佛遠常欲親近所以者何已無所求即祠是為祀其有三跋致者亦有祠而無有異所以者何無有恨心故於一切無惡意菩薩有祠無有勝者若有念是者是故勝不念之者無所勝以功德長養身及他人是故菩薩意所以者何不以法有所諍以故無閻無有繫無有縛無有閉其有作是祠者莫有能瞋者亦不念何法可計可校是上人之所作已處觀其處處亦不於功德中有所想亦不破壞所作罪所以者何不失其本故亦無有過菩薩上之尊法能來教化者亦歡

喜亦無懈怠亦不與人如有怒心所以者何摩訶衍不從是得故曰摩訶衍亦不想其衍佛語悉達膝捨若本祠祀當作是祠祀即菩薩祠祀之瑞應如若所見怛薩阿竭是皆先世習衍之所致所以者何若覺眠見佛者是皆本之瑞應復有婆羅門名難頭多羅白佛我見流水有一人而持一木作橋我念子之所作甚何小矣等作可以廣大所以者何欲令一切悉可得度過適有是念東方便有百佛而來現悉言善哉善哉是上人之所念令一切人而得度亦無央數人之路今釋迦文佛在於祇洹子往可悉從受法得致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我本之瑞應得見怛薩阿竭聞其教誡佛言善哉善哉如子所言復有婆羅門名曰旃鬱多師利白佛我出城門外

有迦羅越謂我如過舍施若二百萬便隨其歸入舍有大高座令我而坐燒香供養具作飲食已二百萬爲達觀我應時自念當何以自作方便而過達觀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清淨之達觀可得而異適作念便見東方千佛悉飛如來悉在前往皆言善哉善哉如人之所作爲一切人欲作便往到祇洹釋迦文佛所當爲若廣說其法如若得清淨其達觀而可以受受之者令一切皆可得安隱所以者何若三千大千刹土悉奉行十善受施不如菩薩發意爲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而受施悉過是上作是語已恍惚不知其處佛言即怛薩阿竭署之瑞應所以者何以先供養十方佛故逮得是法復有婆羅門名曰閻符師利白佛我在山中安心而坐譬如得禪

於上見五百佛四面皆香如天香皆呼我名言善哉善哉如若所求當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法勿作異禪何謂爲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悉念一切人以慈心故勿以想人作不可思惟禪作是禪勿想心念一切皆令安隱勿念人想勿念身想其諸佛言往到祇洹釋迦文所當爲若具說其法怛薩阿竭署當作是學學是者在所作爲說是已而不知諸佛處是我本之瑞應佛言審如若所見無有異所以者何其有當坐於佛樹下者即有是瑞應若已先世供養七千佛故復有婆羅門名曰訶沙漫白佛我見諸婆羅門不多不少於恒水浴已語我汝復行浴身所惡露衆惡悉當隨水而去便自思惟何如而浴身諸衆惡當隨水去便自見佛在於虛空中其佛言汝何



思惟我應時對曰諸婆羅門令我浴身所衆惡悉當隨水去故坐思惟是事其佛言若到祇洹釋迦文所當爲若說現法諸所衆惡悉當除去其佛言有名諸法甚深無有底其水甚美於是浴者悉得淨潔若欲浴者當於中浴衆邪惡可以消除浴已諸天人及一切皆得安隱便以法教化無所不徧所以者何諸過去佛悉那中浴是故現瑞應佛言當聞怛薩阿竭署者是本瑞應有婆羅門名曰惟耆先白佛我齋華持到婆羅門神祠入門見怛薩阿竭飛在虛空中而住其佛問我持是華給何所即應言欲以上神其佛言有怛薩阿竭號曰天中天可以華供養上之所以者何因是可有功德而致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便可逮得阿耨多羅禪即欲以華供養其華悉

化作佛悉紫磨金色其光七尺三十二相諸種好悉具諸佛皆言其心已堅於功德者能致是應即時復問當作何方便令功德不可勝數其佛言若有菩薩見佛者因是作功德中有見化佛者因是作功德中有見寺者因是作功德中若見佛坐起處因是作功德中<sup>二十</sup>有見佛經行處因是作功德中有聞佛者因是作功德中有聞上下四維四方有佛教誡一切因是作功德中有佛舍利者因是作功德中有老病死而自計校因是作功德若見郡國縣邑破壞者若穀貴人民飢餓而用是自計因是作功德所以者何念前事故因是<sup>二十</sup>有不可數功德所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功德復有婆羅門名曰沙竭末白佛我入海浴適有是念便見萬佛皆言不當如子之意欲

度海便自念其餘有浴者亦在是間當有此異其意欲度海浴適有是念便見萬佛皆言不當如子之意欲度而浴我即時復問當何浴其佛言有道度諸法可於其中作是浴者已為度也應時復問何所而可度於世間者報言佛者已為度即復問何所法而可從學有佛名釋迦文在祇洹中當從學問如若所願悉當具聞悉為若說之令若得解聞是已忽然不見其處便問佛言何所法而可度者度一切諸法者波羅蜜是佛言汝欲度諸法者當等心於一切人所以者何當念度一切人之生死譬若度海當學是事使得度一切諸法亦不想法亦不想無法作是若後當為一切說法佛語沙竭末菩薩用一事具足諸慧何謂一事世惡法欲盡爾時其欲制其法

教導一切令法而不斷絕是為一事具足得諸慧復有二事菩薩學是疾速得佛何謂二不念諸法是我所非我所亦不念見一切諸法自然處是為二事復有三事若善男子善女人奉行是者疾成至佛何謂三以諸法視之如光明明於諸法亦無多亦無少不作是念二已應而一無有異心所以者何諸法不可得故三是因名佛是為三事復有四事何謂四事一者總持諸法二常於怛薩阿竭而作功德三持心如空不想一切人四者若有供養不供養者其心無異若男子女人奉行是法疾得至佛是為四事復有五事何謂五事一不於諸界有所念何謂諸界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細滑意欲所得不作是念二常於佛法而作功德三若見同菩薩其心有悅

所以者何用實大故四於一切無虛飾之心  
所以者何我當度故五亦於是中無所想是  
為五事沙竭末白佛其有奉行是五事者疾  
得佛佛言當作是學疾得阿耨多羅三耶三  
菩自致成佛是為度生死之海以法教於一  
切令如怛薩阿竭無所不度其有至心堅住  
於菩薩功德者便逮是瑞應若有念恐中道  
取證佛言如是法者勿得憂念具足怛薩阿  
竭十種力一切聞者莫不歡喜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第十

三

音釋

蹀 戶元切足骨也又蹀躞端也 匈 居太切  
居儼魚是承矢 吟 忍 訶 呼多切 黠 黠  
驗 檢二切 諛 承切 吟 忍 訶 呼多切 黠 黠  
黠 烏感切 黠 他感切 黠 財施親初觀  
切 不明淨青黑色也 達 覲 財施親初觀